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或問卷十一至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施培應

謄錄監生臣蕭文鉦

四書或問卷十一

宋 朱子 撰

論語

雍也第六 凡二十九章

或問仲弓之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譏後章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為簡以臨之莊以涖之葢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

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曰諸說何如曰才德之云足以兼仲弓之所長矣然此曰南面而不曰為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也范氏之證亦為得之謝游遂以仲弓為仁則亦未達乎前篇夫子所以對或人之文意耳

或問子桑伯子何人也曰胡氏以為莊子所稱子桑戶與孟子反子琴張為友者蓋老氏之流也然家語亦云孔子見其不衣冠而處則固略於禮法如莊生之

所稱矣曰夫子以子桑伯子為可而又以簡稱之何也曰程子之說得之矣謝氏以為亦可南面則恐失之游楊既不見程子未盡善之意尹氏又因未盡善之說而專指其居敬為言若是則不復得以可為言矣大率夫子之意但言其人之可而以其簡者明其所以可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之意矣仲弓乃能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其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也曰居敬居

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禮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為事則是義理凖則既不素明於内而紀綱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太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程子之言葢已曲盡其旨熟考而深思之可也若范氏專以簡為臨民之道則是居敬者無與乎臨民而内外判矣且子桑伯子之行簡其於堯舜之事又

豈可同日而語哉謝氏似以居敬為舉其大居簡為略其細疑亦未安夫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敬豈獨為舉其大哉且居敬而行簡者自然理得而不煩之謂亦非有所略也有所略則與不事事者無以異矣游氏語若有未容者楊氏簡而廉之説亦贅而且狹矣曰仲弓以居簡行簡為太簡而程子以為不簡何也曰程子以其有心於簡而言耳然内無道揆外無法守茍以無事於一時可也久則蠧弊生焉將

不勝其多事矣曰范氏之説何如曰此亦記一時之言耳未必有相發明之意也謝氏説葢亦此意而辭差緩然夫子之許仲弓以南面者又非以其知此而許之也

或問韓子不貳過之説何如曰愚嘗聞之師矣曰程子云不貳過者念慮小差隨即氷釋不復形於心術之間若如韓子之言則是心常有過而直遏閉之使不形於事爾何足以為顔子乎葢其所論過字則是

而所以為不貳者則非學者不可不審而別之也曰

此章諸說如何曰程子詳且盡矣其曰微有差失便

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者尤善張子之說本皆

與程子同後乃易其遷怒之說則既非文義之所安

而又皆曰不使焉則亦恐非所以語顔子也范氏所

謂性不移於怒者理則善矣而於文義有所未安其

曰知幾則亦猶韓子之說云爾謝氏大意如曰不患

有過過不害其為改則檢身之意亦太踈矣游氏不

遷怒之說亦程子之意而其論不貳過則猶范氏之云也又以聖人寂然不動故無過然則謂凡有動者皆過也而可乎至以不遷不貳為有正心修己之別則說益以支矣又槩以能自强者語之則於顔子之事亦無所當也夫顔子之賢利仁蓋不足以言之又何自强之有哉所謂絶學亦老氏之語若聖人則固不待學然亦未嘗絶學也楊氏求放心之說意亦善矣然謂顔子之學止於如此則恐未然蓋顔子之不

遷不貳乃其終身好學之所就未至於是則雖欲勉學而力行之正恐未易可至豈能求放心而遽可至是哉

或問四章之旨曰程張備矣若范氏循理之云則非所以語孔子周急不繼富乃義理之當然亦無使人可繼之意至其後説則善呂説亦善但皆不見為使為宰所以取與辭受之當然非獨以富不富分不分而言也謝氏示人之説恐未嘗有此意以張子之説觀






之可見祿秩之說亦恐未然以程子之說觀之可見游氏食功之說支矣而其於相賙之說則得之楊氏深譏世之君子以嗇與為吝寡取為廉者其意則亦善矣而其語有相戾之嫌以文勢考之若曰以嗇與為吝則其下宜曰多取為貪以寡取為廉則其上宜曰以多與為惠其文意乃相應耳抑其大意亦頗有未安者葢聖人以義制事雖極謹嚴而其宏裕寬大優暇廉退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故雖以富為

不當繼而不直拒冉子之請雖以祿為當受而不責原憲之辭且又教以及人而不曰以為私積也若徒知彼之說而不察乎此則其流之弊將使實吝者得托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葢其陋實貪者得托於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至於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則必衆疾而共排之以為是皆不近人情而欺世以盜名者此其為害且將舉一世而溺之穢汙沉濁之中不但有如所譏者之紛紛而已也故愚嘗竊以為

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毋吝寧介毋貪則庶其不失聖人之意曾氏蓋亦得此意者其說當矣曾氏曰或問冉求之請夫子不與可乎曰請而不與則固與而不至於傷惠則可矣此外則胡氏之說亦善胡氏曰冉子為其母請聖人所以重違而少與之也

或問五章之說曰范楊之說當矣程子欲去曰字蓋嫌於與其子言而斥其父之惡而欲用子産子賤之例故爾橅氏以為此其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此說得之矣蓋以論語考之其歎顔淵未見其止乃顔

淵死後之言而亦以謂曰起之非必親與之言而後得用此例也張子之說蓋亦避程子之嫌然果如此則當就一物之身而取譬不當以父子而言也且凡祭祀之犧牲通謂之用令以勿用為不用於大祀而山川之次祀取之則其說蓋勞而於義益無所當矣而呂氏尹氏皆祖之不其誤歟

或曰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若二物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非以仁

訓心也葢以仁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即是心而是德存焉顔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黙識於言意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何也曰顔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

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焉然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向使天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而又豈復可以三月期哉曰日月至焉者何也曰此言諸子從事於仁或能終日而不失或能終月而不失也大抵此章之說程張侯尹得之為多然程子之解以得善弗失言之似與此章文意不協未能識其何意也其解日月至焉者則容美至其所改周伯溫說與夫所見規模意味

氣象之云則非其身親而實有之亦豈能發明至此耶張子內外賓主之云葢曰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也日月至者仁在外而我為客也誠如此辨則其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故曰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而其曰過此幾非在我者則豈以為用功至此而極矣過此以往則必德盛仁熟而自至而非吾力之所能與也與范氏無他異說呂氏徒贊仁道之大而不言其所以大固為疎略又謂賢人身之

可久而已是使凡身之者終望於不息而終於可久之域也其曰氣不能守者蓋將以明乎顔子之不能不違者非出於本源之病至謂必致養其氣而成性然後能不繫所禀之盛衰則其説反忘本以徇末而非顔子之事矣大抵持志養氣内外夾持之功在衆人則可謂云爾已矣至於顔子之未達一間則程子所謂直是峻絶又大段著力不得者乃為得之非可以常情測度也其以自强不息者為大而化之之事

又以顔子為幾於賢人之德則其於地位之淺深亦乖矣游氏以仁為人心則仁之與心非二物矣然曰不可須臾離而謂人心不可一日不依於仁則心之與仁又為二物而或相離或相依也是其為說亦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至以用力於仁為行仁不違仁為以仁存心而有内外難易之别則其離内外判心迹而信其師說益甚矣且以仁存心亦豈不違仁之謂耶楊侯不遠而復之說蓋自其既違而旋復之際

言之雖無害於本文之意然學者正當於其不違之際而體焉乃可見其所以用功之意味耳

或問七章之說曰程子之言至矣范氏胡氏亦庶幾矣胡氏曰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也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卒不競也呂氏之訓不甚親切然亦無病謝氏之云則季康子未必有此意也楊氏所引以釋果達之云者非聖言之本意考之本章可見藝之為言能其事之謂爾亦不必拘以六藝之目也

或問八章之說曰程子范氏得之矣謝氏之說麄厲感奮若不近聖賢氣象者而吾獨有取焉亦以其足以立懦夫之志而已楊氏惟顔閔不仕之說原於程子而失之孔門之不仕者如曾晳漆雕開之徒必多有之不但二子而已也

或問伯牛之疾先儒以為癩信乎曰以淮南子而言耳其信否則不可知也其曰命者何如也曰有生之初氣質之禀葢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

而至者也范氏楊氏言之詳矣然范氏引易而言則不類而又曰能盡人之道則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益錯亂而非其序矣曰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何也曰舊注以為惡疾不欲見人未必然也欒肇以為禮病者居北牖君視之則遷南牖欲令君入而南面也孔子視伯牛疾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而孔子不敢當故不復入其室止於牖下取其手而執之理或然矣

或問顔樂之說曰程子之言詳矣然其言皆若有所指者而卒不正言以實之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學者所宜詳味也若必正言以實之則語滯而意不圓矣范氏疎淺類非所以語顔子然其富貴能憂之說則亦得乎言外之意也吕氏以理義悅心言之尤非所以語顔子者謝氏心不與物交之說求顔子用心所在而不可得之說則又流而入於老佛之門者耳獨楊氏之說為庶幾乎程子者耳曰然則程子答鮮于

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葢曰顔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静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若范氏呂氏之説葢皆未免乎侁之𡚁而王公信伯論之則又以為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則有著矣道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是也以是為説則又流於異端之學而不若樂道之雖淺而猶有據也彼其及門升堂親炙音而其差失有若此者而況於後世之傳聞者

哉程子所謂顔子之樂仁而已者則胡氏張氏發明之尤詳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張子呂謝楊尹之說皆得之但張子以中道而廢為顔子之事則過矣又以樂正子為信道亦非孟子有諸已之意楊氏引求也退故進之為說亦非是所謂今汝畫者乃責其不勉之辭而非誘進之之意也若程子范氏之說意則善矣然以其說推之則覺其三句止是一意而徒然煩複恐非聖

言之本旨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諸說皆不能出於其間而謝說利非必殖貨者尤可以警學者用心之微也洪氏之說亦善洪氏曰讀論語者必先知其言之先後若參也魯必先於一唯之對也片言折獄必後於由之行詐也子張未仁必先於能行五者也子夏切問近思必後於小人儒也門人所記初無次序不可以不考也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范楊謝氏皆善而其間不能無小得失也行不由徑乃其所行之實事非以設譬而已

但既有正塗則自不當由徑然亦必不至如程子所譏之迂耳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則滅明之所謂公事者何事也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射讀法而羣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已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且既曰得人矣則安知其不已受署而為之屬乎去古既遠風俗之變不可知固有不可以懸料而盡知者然大意

斷無煦濡媚說之私則亦可見矣
或問孟之反何人也曰胡氏以為即莊子所謂孟子反
蓋聞老氏懦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曰諸說何如
曰此本無異說而諸家横出他意以汩之殊不可曉
若范氏衆必有爭功必有矜之說夫讓而不伐理之
當然非為有爭有伐而後以是為美也謝氏之說尤
為過之夫操無欲上人之心固足以抑乎好勝之私
矣然人之私意多端發見亦各不同豈有但持此一

行而便可必得大道之理孟之反之行固可為法然遂以為但師孟之反而可則恐非夫子之意也范氏於此復為得之夫子之意如是而已吕氏說亦費力夫子所言未有加人一等之意也楊氏之說尤失本旨此言其不伐之美豈論其功耶以此為言不但非夫子之意亦非孟之反之意也尹氏辭約意盡優於衆說若更以又為乃則盡善矣

或問十五章程子說與本文而字若有戾焉曷若從范

氏之說無鮀之佞而獨有朝之美者為協於文耶曰巧言令色衰世之所同好不得而輕重於其閒也且其立言猶書所謂無虐惸獨而畏高明者聖人豈使人不虐惸獨而獨畏高明哉曰諸說如何曰謝氏所謂善觀世之治亂者非聖人之本旨也楊氏之說若以非巧言令色不足以避遊談之禍者尤恐未然遊談相傾乃戰國之事夫子之時未有是也且夫子之言本豈有此意哉侯氏改字之說則其不解甚矣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諸先生之說其理深矣然以文義考之則洪氏為得曰何也曰何莫之云猶曰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户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為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耶程子之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亦嘗以為世又有不知而不能由者矣何獨於此而不然耶若范氏之說則是賢人之行與衆人不異特其知之為異耳豈有此理哉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謝氏美矣然聖人本言文質不可以相勝而謝氏專以觀人為言故其說雖高而於文義首尾皆所不合其引子貢文質之言亦非是且使學者無復矯揉損益之美殆非聖人之本意也得其旨者其楊氏乎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蓋上生字為始生之生下生字為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意實相足蓋曰天之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

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終焉是其免特幸而已矣叔子之意當亦類此而語不分明似併以上生字為生存之生者其於義理固亦可通但於上句文義差不甚協耳張子於兩生字義亦皆為生存之生而又增入吉凶其非正之說葢欲以對下文幸免為二事者然於上句本文之意則無所當矣范說人之性善故其生直者合於程伯子之意矣而其下文生字皆以為生出之生則與本文殊不合不知其偶用此字而

不計其同異耶抑直以生直之生亦為生出之生也

大凡其說自罔無如也以下皆不可曉吾聞范公莊

敬誠實而其訓說聖言散漫不謹乃至於此亦不能

識其何說也呂氏足以免於世之云如張子之說其

以罔為無常則於此生之意無所當矣又疑如網之

下少之無網三字然亦未見其有無常之意也謝氏

以順理為直生為生存之生游氏以循理為直生為

盡生之經其論直字略同而生字少異然以經之本

文與程伯子之說推之則皆有所未合葢生理本直不待人順之而後得直之名若至大至剛以直之直亦氣之本然不待人以直養之而後得此名也生存之生已辨於前盡生之經則又所以能保其生存之道也於經之文亦無所當矣楊氏以生對死則不類以不益生助長為直則與本直之云者益相遠矣原聖賢之本意豈若是其支蔓而無所切於日用之實乎益生不祥本老氏語吾不知其所謂然其語意似

為養生者發與孟子助長之云殊不相類又學者所宜别也尹氏蓋發明程子伯子之意而語亦未瑩然其賢於諸説逺矣蘓氏之説亦近之蘓氏曰罔不直也天之生物必直其曲必有故非生之理也木之曲也或抑之水之曲也或碍之水不碍木不抑未嘗不直也凡物皆然而況于人乎故生之理直不直而生者幸也非正也

或問十九章之説曰程子至矣范吕尹氏亦得之而尹氏為尤切於文意但其以安訓樂為未盡其宣揚發暢之意耳謝氏過高而楊氏以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為知之者則反以畀矣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後一說尤佳張子之說則又備矣范氏中人以下可以入於下愚者殊不可曉其曰性善以下又有論性不論氣之獘謝楊又各得其一偏也楊氏所引不失人言亦與程子不類彼蓋汎言應世接物之事此則專為引進學者而言也

或問樊遲問知而夫子告之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也曰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達於事理則

必忽而不務而反務其所不當務者矣鬼神之理幽而難測也非達於事理則其昧者必至於慢惑者必至於瀆矣誠能專用其力於人道之所宜而易知者而不昧不惑於鬼神之難測者則是所謂知也意者樊遲或有此病故夫子以是警之歟曰所謂鬼神者非祀典之正耶則聖人使人敬之何也若以為祀典之正耶則又使人遠之何也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其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非其正

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曰問仁而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何也曰為是事者必有是效是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計其效而後為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雖有成功亦利仁之事而已若夫仁者則先為其事不計其效惟循天理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意

爾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自夫功利者而為之耳樊遲葢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既告之以此又嘗以先事後得告之其所以警之者至矣曰諸說如何曰程子之論先難後獲者至矣敬遠鬼神第二三四說亦善第一第五說皆以非鬼神淫祀言之則恐聖人所謂鬼神者初不為此等也若於此等猶致其敬而於鬼神之正乃或親之而不能遠焉則亦何以為知之事哉以臧文仲祀爰居作虛器者質之

聖人之意可見矣其釋務民之義以民為人者當矣而其前三説似亦未安也范氏以務民之義為賑民已無所當又以敬逺鬼神者為明民則尤無謂矣其論先難後獲似亦未達程子之意若先有心於育德則豈後獲之謂哉吕氏之説庶幾其近之矣謝氏以義為利者非此文之意知鬼神之情狀又未見其所以敬而逺之之意亦大漫矣先難後獲意若可觀而亦非程子之旨其曰於此時可以見仁者則尤非夫

子之意矣學者之於仁固欲其終身體之而不失豈欲一時見之而遂已耶楊氏以義事而為二猶有新學之餘習也歟其論鬼神之意則固善矣先難後獲雖非程子之意而在熟之之云則優於謝氏也尹氏全用程說無所復論此外則補氏曾氏之說亦可觀矣

補氏曰孔子之言常中弟子之過樊遲問崇德孔子答以先事後得則須也有苟得之意也歟其問知也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教之以專脩人事而不求僥倖之福也其問仁也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教之以修德進業而不貪無故之利也曾氏曰務民之義而不務利敬鬼神而不近之非明知不惑者不

能也

或問仁知之説如何曰程子至矣葢夫子之意正為仁者之於山知者之於水誠有喜而好之者非但如之而已也故程子以喜好訓之又以氣類相合言之則雖其他説之或略於此者亦可以類推矣張子乃謂特言其成德之後性相類耳非謂仁知者必有所樂則失之矣程子所謂仁者安其常亦言仁者之所以壽者以此非以安常為壽也以其所謂以静而壽静

則自壽者覩之則亦可見其意矣張子無戕賊之說葢亦類此古注范游氏說皆然獨張子一說乃以壽為安靜長久之象則與呂謝楊氏之說皆若過高而失之矣謝氏若夫以下蕩而無止不類儒者之言所謂其樂有不存焉者文義亦不可曉也曰程子謂樂水樂山與夫動靜皆言其體而呂氏又以體用分之如何曰程子所謂體者體段之云耳非有體用之分也若其分之則必易置呂氏之說而後可耳曰仁壽

之說諸家之得失則固然矣然其失之淺深奈何曰張子之初蓋以仁或不壽而為是言耳然於聖人之意猶未大逺也及其論顔子之不壽而歸諸天則不壽復有疑於此矣謂澤及萬世者雖徂而猶有實曰盡性而與天為一則論愈髙而病愈深矣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財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强而魯弱以俗言之則齊尚夸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

而太公治齊尊賢尚功伯禽治魯尊尊親親其治化
又不同矣齊自桓公管仲不無變亂太公之法而益
趨於薄魯則雖日衰弱廢墜而其規模氣象猶有周
公之遺意則其舊俗之變又不同也是以自其本而
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
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而言之則齊俗益壞之後又
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之
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諸家於此葢各得

其一端而遂據以為說故雖為說之多而終不能無所遺也而又有避嫌之病葢使其說不得不有所遺如避太公周公優劣之嫌則曰非二公遺化之不同而凡史書之言太公就封報政遲速者皆舉而廢之避魯以侯國而行王道之嫌則曰有王者起而取法於魯則王道翕然丕變此其說雖似美然恐其不免於有意之私而非聖言公平正實之本旨也又或以為齊一變可比於魯之治時者亦非文義若果其言

出於此則魯之治時乃周公之政即王道本末之大備也又何待一變而後至道乎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夫子之意本為觚發而推之則天下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指其制觚哉觚哉嘆器之失其制也諸家推而廣之各得一意但楊氏所謂正名者與此事同而文意不類葢正名之意就實以正名此章之旨循名而責實其事雖同而不可以相明也

或問宰我井有仁焉之問何也曰孔氏以為欲以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是已而程子所謂好仁不避難氾氏所謂憂為仁之陷害者亦得之也然諸家有以為井有仁人當往救之者則凡人墜井亦所當救不必仁人也有以為仁人在井當往從之者則豈有仁人無故入井而吾又何為從之哉有以為赴井可以為仁者則亦不待往而後知其詐也惟以為入井救人可以為仁者為近之若吳氏以為仁當作人者則亦

或有此理而未敢以為必然也曰欺罔之别其詳復有可得而言者乎曰欺者乗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墜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雖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葢不待知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舜子產事亦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程子所謂陥以非其所履又謂陥之於

不知則不深考於文義之過范氏以逝為不見善而去陷謂陷於不義則有人在井未為不善而入井救人亦未為陷於不義也大抵諸家之釋陷字皆不為陷於井之意故其失至此惟吕氏首尾大槩得之但所謂以施仁術為未協於文義所謂不能自陷以行救則恐能字之下脫使之二字也而所謂欺以可救亦有所未安耳謝楊皆以逆詐億不信為言固與此意有相似者然宰予之問不為此發觀於孔程范氏之

說則可見矣謝氏又謂仁者之心正不如是而不言仁者之心竟為如何卒又歎仁者之難知而已無乃愈疑後人使徒以知仁為事而不務於為仁之實也乎曰往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審矣蘇氏曰拯溺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猶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而已曰此外諸說之異同奈何曰程子下有闕文

或問程子以約之以禮為約束之意而於顏子之歎則又以約為知要何也曰愚意二者之訓不異其義亦同皆為約束之意但在此章則為學者之分而與顏子所至有不同耳程子於此章之工夫次序地位淺深葢深得之獨論顏子之說則鄙意有未安耳推孟子說約之云是乃所謂知要者而顏子之歎則恐其指此也曰諸說如何曰張子以文為禮之文而謂理為禮之理似與程子兩說皆不同范謝則又以程子

之論顏子者而施諸此矣謝氏以學文為舉而措之之事幾若王氏之徒為史官者稱其罷相之後方恍然有所得者其失甚矣呂氏蓋宗張子之說然謂學愈深則愈約而以博文約禮皆人事之當然而非其至者則是約禮之上又有愈深之約人事之上又有天道之約恐張子所謂至簡所謂一歸於是者必不如是也楊說似得程子之意然曰趨於中則太窓又曰不出於大防則太踈也蓋欲著意影帶形容禮字而

而不知其重複之中反生此病也

或問孔子之見南子何也曰按史記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也曰仕於其國而見其小君禮歟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其何所考也然禮家又謂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而使人攝焉則是

大夫雖或有見小君之禮疑亦久已不行於世而靈公南子特舉之爾曰南子既非正嫡且以淫亂聞於諸侯而是禮也又非當世之所常行者則夫子曷為而不辭也曰南子之行則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既以為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禮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者矣又况聖人道隆德盛雖磨而不磷雖涅而不緇亦何為拘拘譾譾於此而避一見之嫌乎曰矢之為誓何也曰矢

誓聲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憤激之言而近於誓者也且所言之為誓辭也其見於傳者多矣若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皆是也曰邢氏引蔡謨訓矢為陳引欒肇說讀否為泰否之否如何曰程子諸家多用此說其義則美顧其文義若有所未安者故范氏獨從舊說而今亦遵用之也曰子路之不悅也不告以可見之理而誓之何也曰曾氏之言得矣曾氏曰見南子過物子之行子路不悅非常談所能曉故

誓之如此曰楊氏包承小人之說然乎曰易之說亦有云爾者而楊氏獨屢言之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乎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為大人矣是說之行將啓後世為茍容倖免之弊懼非所以為訓也

或問二十八章程子二說自相為異何也曰解之言正也語録則或有記録之差焉曰諸說如何曰夂字之意則皆失之然謝楊氏所論至德高明中庸之意皆善但其以高明中庸之意分體用而謂高明猶所謂

至者則未安耳其曰賢知者多賢字其曰愚不肖者多不肖字亦其小失也侯氏葢用程子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中之說而失之彼亦曰誠知此理則事物皆有自然無過不失之地耳豈曰吾之手舉足履無非中乎其論仁處亦多此類甚矣其不精也

或問博施濟衆必也聖乎此言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耳必也聖乎葢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猶曰必也射乎而後言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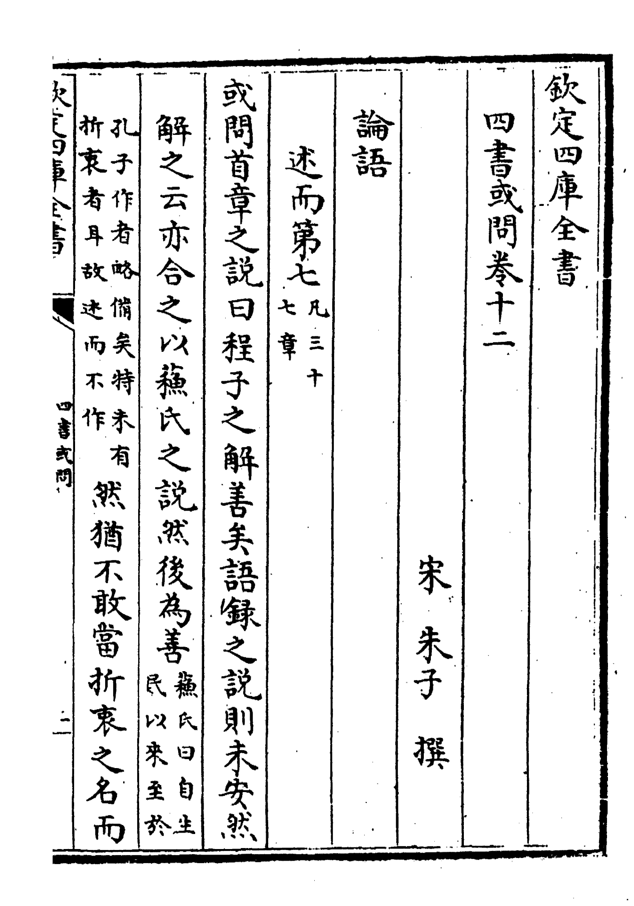
有爭也曰仁恕之别何也曰凡已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已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强故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學者亦反求諸已而足矣豈必博施濟衆務為聖人之所不能者然後得之乎曰此章之意諸家孰為得之乎曰程子詳矣然亦未免以博施濟衆不止於仁而為聖者之事故其辨論仁聖之别雖詳而堯舜病諸

之語反無所當其荅仁不足以盡之一條尤不可曉
葢既不與其同於聖既曰堯舜不能而又曰能博施
濟衆則是堯舜然則堯舜獨非聖耶今以吾說通其
文義則彼之兩辨仁聖之别固不害於貫通也但仁
在事不可為聖一說亦不可曉耳其他如曰博施濟
衆何干仁事似亦太過博施濟衆實仁者之極功但
不可謂必如此而後得為仁耳又如謂聖人之至仁
獨能體是心而已此類亦恐記者失之至以博為厚

者則非此字義且與前後數條之意亦不相類而又出其手筆則或恐其考之未詳也范氏博施濟衆之說得其文義伊尹以下則已緩而不切子貢以下則又遂失其本文之旨矣呂氏分博施濟衆為仁聖之事殊不可曉子貢有志於仁以下則為得之謝氏分別仁之功用仁之得功者善矣然謂立人達人為仁之方而非仁則蓋以為仁道發用著見之所也此但以章句文義而言已為失之而能近取譬乃聖人直

指子貢用力為仁之術非但使之知其所在而已也楊氏所引孔子告顏冉者亦要切矣然與此章之旨不類葢仁之為仁雖無二致然聖人所以示人求之之術亦各不同不可一槪論也

四書或問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或問卷十二

宋 朱子 撰

論語

述而第七 凡三十七章

或問首章之說曰程子之解善矣語録之說則未安然解之云亦合之以蘇氏之說然後為善 蘓氏曰自生民以來至於孔子作者略備矣特未有折衷者耳故述而不作 然猶不敢當折衷之名而

自托於傳述此則聖人之謙辭也謝氏以其卑而恥之故必侈其說以自高其失聖人之意也遠矣其論老彭則與尹氏之說皆善以為老聃彭祖者疑未然也楊氏所論作春秋之意亦善大抵此篇聖人之謙辭為多疑以此類記之也

或問默識二義孰為得之曰不言而得其理者不待問辨而無疑也不言而存諸心者拳拳服膺而弗失也二義皆通葢皆聖人之所不居也但未知當時立言

之本意果何所指耳然以得言者程子范尹得之而楊氏過高以存言者吕氏得之而謝氏過高又不可不審也曰何有於我諸說不明而子獨自為一說奈何曰謝楊不解固無可說矣諸說之中吕氏為差了然如其說則當增此外復字然後文意乃足恐聖人之言不如是之簡而晦也聖人處此雖為自貶然其辭氣抑揚之間亦不當如此之夸惟程子范尹共為一說但言以自處之自以為有而不言文義之所

以然者推其所自葢皆出於古注所謂人無是行我獨有之者是以但言其意而不復釋其文義也然以經文考之則何下當有人字有下當有此字乃得如其所說而經固無之則有所不通矣就使果如其說則聖人之所以處此者乃其自貶之意而其所以為言者乃若自大之辭與夫所謂不如丘之好學則可謂云爾已矣者殊不相似也故竊以為不若直以不居為言則於文為順而無增加矯揉之煩於理為通

而無夸大激揚之弊且第九篇十五章之言意亦類此讀者誠通玩之倫類可見然或者又疑二章所陳皆庸行之常非聖人平日所不居之例此則有未通者姑闕焉以俟知者其亦可也

或問三章之說曰楊尹得之矣謝氏以言道為易而難於講學則未知其所言者果何如也以四者為非顯過則無乃又陷於自恕之說耶至謂此非聖人之自憂則又尊聖人而恥其卑屈之過也

或問四章之說曰程子至矣然其語録一節字義不精不若其正解及謝楊之說為愈也而楊氏蓋其心廣體胖以下重複散緩亦異乎程子謝氏之云矣范氏舒遲和樂之云則善至以心體和敬内外而言則不識其何說矣又曰所以進德而不已此又豈所以語大聖人之德哉

或問孔子不夢周公之說程子以為初實未嘗夢也如何曰孔子自言不夢之久則其前固嘗夢之矣程子

之意益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為此說其為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曰諸說如何曰張子之說有所未喻范氏之意蓋以為聖人因自覺其衰之久而歎其將不得復夢見周公之事其以夢非真夢與程子略相似而其為說實不同也然夢見之云乃若今人之戲語聖人之言似不如是之不莊也謝氏以為聖人誠不厭倦不息故夢寐不忘周公之事然而又曰然後無意於經世則是誠有時而厭倦有時

而息也而可乎哉其以已無意於經世為天無意於斯文則又推言聖人與天為一之意亦横決而無所止矣楊氏夢見不可復以下似范語而意又不同蓋其正說自如本義而辭有所不足其下乃復以已意推而言之以及於此耳此外則胡氏說夢亦有可取者焉胡氏曰心為萬物之主靈非但藏往固能知來凡天地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者無明晦古今遠邇通塞之間此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多變也然聖人誠存賢人存誠則其夢治若夫思慮紛擾神情不定則所夢雜亂或正或邪亦與旦晝之所為等爾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

或問道為義理之總名何也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名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已之所自得何也曰若為父子而得乎仁為君臣而得乎義者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既已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違仁者奈何曰吾於顔子之事既言之矣敢問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之說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参連剡注襄尺井

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也葢志據依游人心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道德仁藝人心之所當據依游之地而不可易者也以先後之次言之則志

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藝可游以疎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德者未若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之周於外也詳味聖人此語而以身體之則其進為之序先後疎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復毫髪之隙漏矣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至矣然其語意類皆簡奧未易遽曉今請試論其旨意之大略如曰學者當如是涵泳於其中者統言一章之旨

也其曰兼内外而言之者以上文言依仁止於所行而為是語以發其未盡之意明所行者非獨事為可見之行也張子之意大略放此而其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之説意味尤深非躬行實踐之至不能為是言也其一説以為人能志道則能求至其極而有所進故所據之德不至於中道而止依仁則大者有守故小者可游而不失其和和對理而言則一張一弛之意也其以藝為日為之分義者亦指六藝而言其皆

日用之品節耳涉而不有過而不存云者亦言其當

游於此則心存乎此去之則不專係念於此也曰諸

說如何曰程張至矣范氏平實而仁字之說未盡呂

氏簡約而依字之訓或疎謝氏以志為趨向亦曰其

大槩不倍乎此耳以夫子三軍奪帥之言質之則所

謂志者不應如是之輕且疎也君子有時不善之云

則縱而不謹以啓自恕之門甚矣戴天履地之譬則

幾矣然未知其所謂道者果何物也至於無藝不害

為君子之語則又慢而不虔矣游氏念念不忘之説善矣而以其下文所論推之則所推以為道者則恐其未免於老佛之餘也志者有思之主而有為之端也若之何以無思無為當之而無思無為又豈惟精惟一之謂耶至以精一分管中庸亦無是理堯舜禹皆自誠而明者而允執厥中乃時中之中也今曰三聖執中皆志道之效其亦不可曉矣以據德為止其所而自得亦於彼此文義皆有所不合葢此所謂據

於德者守其所得之德耳非以有所據而後有所得也若易所謂止其所者亦曰止於其所當止之所而已豈固守不動之謂哉以依仁為不違仁者善矣然謂不仁則皇皇然無所依則非文義也葢所以依於仁者正謂其未得於仁而欲其依於是耳非謂既仁而後有所依也且其依之亦反諸乎身而去其不仁者而已非若子之依父妻之依夫雖曰至尊至親而猶為兩物也其曰據德以體道依仁以成德者則

亦得之但其所謂道者既差則其二者亦未有所附也其論游於藝以閑邪而守仁者意亦甚善然亦必以張子范氏之說為正然後可以及此若但如游說而已則是徒為是物以繫其心而於日為之分義初無所當也而可乎楊氏大抵皆以其已然之效而言而求其所以用力之地則未之及也尹氏則賢於諸說遠甚其曰志道以致之者尤為切當但據德以行之者似稍疏耳

或問七章之說曰諸說無他異惟范氏成人所以成已者失之遠矣

或問八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氏亦庶幾焉但所引孟子為未當耳吕氏之訓釋有功而楊氏引據亦有助也謝氏一隅不識者奪之太過復於王之復乃下告上之辭引以為說亦非是曰反之為還以相證何也曰如易所謂原始反終者也

或問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謝說亦善楊氏舊本仁人

有不忍者後改恐為能葢用程子之意不忍不能語意之精粗葢有間矣然終不若程語之完且善也謝說有病聖人之心豈其若是之支哉

或問十章之與不為許與之與何也曰若為許與之與文義亦通但以子路之問觀之則所謂與者正謂與之俱耳曰諸說如何曰程張之說無以易矣范謝亦皆得之但知物我之分云者恐非所以言聖人耳吕楊分别孔顔不同處亦有此意葢此章猶以物我對

待而言若孔子之仕止久速則其可否之幾渾然在我而無與於物矣此章之意猶止以一己之從違而言若孔子之天下文明則風動神化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程子可求不可求皆決於義謝楊可求不可求皆決於命至於張子尹吕則以可求者為義而不可求者為命三說不同然愚意以謝楊之說為未安也葢此本設言以明富之不可求故有執

鞭之說若曰命可求則寧屈巳以求之則是實有此意矣豈聖人之心哉曰聖人言義而不言命則奈何其言此也曰言義而不言命者聖賢之事也其或為人言則隨其高下而設教有不同者豈可以一律拘之哉故此章之意亦為中人而發耳如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夫豈皆不言命乎魏國韓忠獻公有言貴賤貧富自有定分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蓋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理有未

能安者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有信耳蘇氏之說蓋亦如此其非孟子則失其旨而吾亦已辨之矣蘇氏曰凡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仁義是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富貴則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不可求也故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於利未嘗有意於求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然將教人以勿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迫於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為高其閑閑固其扃鐍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以無有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尹說得之曾氏之說亦可觀焉曾氏

曰鬼神恍惚戰疾危殆斯須不在焉則失之矣謝楊說亦善楊氏舊說引孔子事甚佳而後復刪去之范氏正人之說語意最為疎濶皆不可曉

或問十三章之文程子改三月為音字如何曰彼以一日聞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固滯如此故爾然以史記考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既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分合之誤矣故范氏獨引史文為正而其為說亦他說所不及但以為樂為學樂則未然

耳蘓氏說亦得之蘓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而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黭然而黑頎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不知肉味

或問夫子不為衛君之說曰程子尹氏盡之矣但程子并引諫伐之事似非此章問答之本意耳謝氏所引王氏之言夸而不實楊氏於此最為留意所引檀弓之說及以蒯聵處伯夷之地皆得之矣但以郢處叔齊之地而不及輒則於文義之間似失當年問答之本意也至其卒章深詆善兄弟之讓而惡父子之爭

者以為失旨亦不可曉葢此章大體正此句檀弓立孫之說乃其間小小曲折耳二子之疑雖由此起而夫子所斷則以其父子之爭而絕之初不復論此曲折也至第二條始以瞶輒父子當夷齊兄弟之處然則前此葢牽於文藝之波流而自失其所主之正意悅於新說之有據而遂以舊義為無可是以其意不能無小失耳曰夫子以夷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

知夫子之不為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盍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為或出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為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絶於聖人尚何疑哉此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葢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且曰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飲水而其樂亦無以加爾記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曰諸說如何曰程

子至矣然金草百萬之語又於張子說中見之不知其何故也以太公云者推之金草百萬之言始有所系或本張說而誤入程語也耶范氏說亦得之謝氏無所樂之云則老佛之談耳又謂聖人視義富貴亦如浮雲則亦過而失乎聖言之旨也楊氏以天爵之貴備萬物之富為言若將與世之富貴者校勝負則既病矣然必挾此而後樂又非聖人無所不樂之意也又謂聖人於不義之富貴視其去來如浮雲之輕者

亦誤矣聖人於此方言其視之之輕未遽及其去來也且聖人視之之輕亦以自義理而觀之為不足道耳非以趙孟能賤去來無常而輕之也

或問程氏學易無大過之云何也曰此以為聖人之未學易也不應嘗有大過其既學易也不應猶有小過而為是說矣然以文藝考之恐不如此葢既曰謙辭則又何所言而不可耶曰范氏以下如何曰謝尹皆宗程氏者也惟范楊為小異然范氏真以聖人為有

過則疑未然楊氏說又過高而無實至所論五十字則皆未知其誤而云爾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之言自有不同然其曰雅素云者得之矣正音之說恐未必然諸說大略皆通范尹雅字之訓甚善執禮之說恐不必然也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其次則尹氏符之蘓氏蓋亦得之而不能無病者也曰何也聖人之自言非惡其不讓慮其非實而後為是含蓄之言也盛德之

至橫口所言如天地之生物而不自知其功耳曰諸說如何曰張子一說真以孔子為發憤而至於聖蓋其平日所論如此恐或未然其一說論樂以忘憂者則盡乎人情矣范氏分好學好道二事得無老氏損益之遺意耶謝氏不悟其為聖人之謙辭而欲引而極之於無我之事其亦誤矣且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其主意要重在上字今乃以濟欲累物反之則未知所主之安在也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程子謝尹得之矣楊范三字之說得之而并以神為不正亂俗之事則失之呂氏三字之說皆病而獨神字之說近之但此乃鬼神而直以為妙理亦少過耳若妙理之神則聖人固未易言之然不當列於此四者之間也游說亦佳而未免有所偏也曰孔子於春秋紀災變戰伐簒弒之事於易禮論鬼神者尤詳今曰不語四者何也曰聖人平日之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

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也亦鮮矣

或問二十一章之説曰此無異論獨張子所引顔子之説乃正蒙所謂違善違不善者恐非易大傳之本意也

或問孔子何以知天之生德於巳也曰天之生我而使之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則是生德於我矣豈其不自知哉曰諸説如何曰程子之説固如此矣但其連下

文而言則其意若曰天之生德於我者如此其死生禍福固有不偶然者矣使桓魋得以害巳是亦天也而豈魋之所能為哉夫其上句之說則善矣而其所論下句為不自必之意則予未能不疑也范氏假手之云則下句葢用程說但其分別天命之殊則有不可解者爾謝氏以下下句皆用程說而謝氏所謂與天合德者恐非生德於予之文意也尹氏又以天其或者為言則是幷與生德而不自必矣於孔子程子

之意恐皆有所未合也曰子之有疑於程子之言何也曰聖賢之臨患難有為不自必之辭者有為自必之辭者隨事而發固有所不同也為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其為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匡人是也以文考之則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予何固不同矣以事考之則寮臧之為譖愬利害不過廢興行止之間其說之行世固有是理矣聖賢豈得而自必哉至於桓魋匡人直欲加

害於孔子則聖人固有以知其决無是理也故孔子皆以自必之辭處之言各有當不可以此而廢彼也曰聖人之自必如此而又微服以過宋何也曰程子論之詳矣然按史記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孔子既遭伐樹之厄遂微服而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孔子告以此語也葢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亦未嘗不深

避患雖深而處之亦未嘗不閒暇也所謂並行而不悖者宜深玩於斯焉

或問無隱之說曰程子張子范呂尹氏之說得其實矣游氏亦為得之謝楊氏為說雖同然其所以為說者則恐其過而流於老佛之意也

或問程子所謂誠忠孚信之别奈何曰誠忠以體用而言也孚信以内外而言也曾氏曰忠者心不欺信者言不妄其義亦通曰諸說如何曰范氏之意亦善但

所引行有餘力以上云云者乃為子為弟之常事四教之云又自是學文以後而言也然要其歸宿卒亦不外乎為子為弟之常事而言也但能博學於文而又約之以禮則行日益脩而忠信日益篤耳謝氏三事之說亦善但說有内外之殊則亦不得不合用其力耳尹氏之說又若四事各為一門而不相須者恐亦未免有病也

或問二十五章之説曰諸説皆善獨楊氏為太支然其

末句之說亦善此外則吳氏曾氏說亦得之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耳若善人則但能嗣守成務不至于為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為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烏能久乎

曰無有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

稱耳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之無以繼則雖欲為有常不可得矣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無他異獨射宿之義小有不同蓋謝楊得之為多驚衆之云意似廣而實不切暴物之云蓋取田不以禮之意然其取義亦疏矣范氏造次必於是尹氏操於心以往皆非所以言聖人此張敬夫所論亦佳張敬夫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于是取之有時用之

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于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恝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咈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矣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諸說大意略同但文義各異至句讀亦有不同者然程子之說無以易矣尹氏發明其意亦為得之張子說略而義亦正楊氏謝氏胡氏似程子而小不同三家復自有小不同處然皆不若

程子之意也胡氏曰聖人生而知之作無非理故無不知而作之者孔子不以生知自居今乃自謂其無不知而作之者又以見聞擇識之知為次則孔子之知乃生知也夫不為妄作在聖人為不足道然味之則無所不知非聖人不能矣若君子有所未知則不作可也多聞多見耳目所受也擇善去不善致知之端也從之效於事為也識之記而不忘也內外並進利仁之事雖異於生知亦其次矣至於呂氏則以知之屬上句其說以從之識之知之三者為求道淺深之序則固不得而從之范氏在楊胡之間但以為聖人有所不知而闕之則誤矣

或問二十八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謝氏為小異然大意

亦同耳曰不保其往舊說謂往為往日之事如何
曰此於字義為得但文勢差倒耳若以錯簡推之
則自其潔已而往日之不善亡矣故不保其往日之
不善亦不與其退去而為非取其今日潔已以進之
心耳如此則似或本於中心之不自已者而每出於
有意計度之私也夫豈然哉

或問三十一章之說所謂聖人謙遜審慎不掩人善何
以言之也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

而後足而必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慎可知也然若不俟其曲終而遽和之則亦幾於伐已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使人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取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處非有意於為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悦之意曰諸説如何曰程子以為善人之歌而遽和之則已之所歌乃殘章耳故必使反之而後和

則已之所歌亦全章也此意亦善但未見善字之意耳他說則又并必使之之意而失之也

或問三十二章之說曰程子之意善矣然曰人於文皆曰吾勝人則莫字之上更有人字下合更有曰字文意乃足又此句吾字設為衆人自稱之辭而下句吾字乃為孔子之自稱文勢亦不相屬也如范說則二吾字不相戾矣然其於文行之間無所輕重則亦未得為至論其曰進而不已者又非所以言聖人也吕

氏莫字之訓善矣其論文意大概亦皆得之而辭或未瑩至於此非謙辭以下則非此章之旨矣謝氏為得之但聖人雖不讓於文而猶人之說猶其論聽訟耳亦未嘗自以為過人也躬行君子對文而言自有虛實難易緩急之殊故不居以勉人非必謂其可以入聖而後不敢當也楊氏似程說而下句語意不足無以審其必然尹氏上范下程尤為疏濶矣曰然則奈何曰此其文義集註備矣若其所以然者則未可

以一言盡也葢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讓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為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旨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淵永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

或問三十三章之說曰程子說子華之意似以為雖夫

子之誨人不倦然已則未能學以承聖人之誨耳如此恐於文義有所不通張子之說善矣范氏專以不自聖不當仁為能聖且仁者雖若近似張子之言然其意本不同也若不論其實而惟其所不敢當者則與之則世人之不敢自聖當仁者多矣果皆可以為聖且仁矣乎又以不厭不倦分屬聖仁亦非是若孟子所引子貢之言則可謂云爾矣謝氏謂不厭不倦則聖且仁矣亦未見其所以學所以誨者果何如也

且自始學以至成德其梯級有不若是其易以躐者若之何而遽以仁聖之名加之乎楊氏以功施於人為仁殊不類其平日之言蓋不可曉又以弟子所不能學者特在於有其實而不居其名之一事其病亦若范氏之類也尹氏最為得之但不當雜取子貢之言以亂此章之旨耳

或問行禱五祀著於禮經今子路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盡矣諸家之說當矣以

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為非病者之所與聞也病而與聞於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曰然則聖人之言乃不及此而直以為無事於禱何也曰是葢有難言者然以理言則既兼舉之矣葢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為備觀諸易之十翼亦可見矣曰諸說如何曰孔氏得之

但其語似有以此合彼未能為一人之病類非所以語聖人者若程子則至矣范氏恐其於禮未得則不考士喪禮之過者又曰不與其誠則非聖人之事而其語意亦似重複不辭者謝氏以為非夫子之不禱乃語子路以禱之理則又甚矣據此文實夫子之不禱而詳味語意又未嘗告子路以禱之理也蓋其務為高奇廢舊文而生新意每每如此至論鬼神之有無則又其所聞於程子者理則然矣然非此章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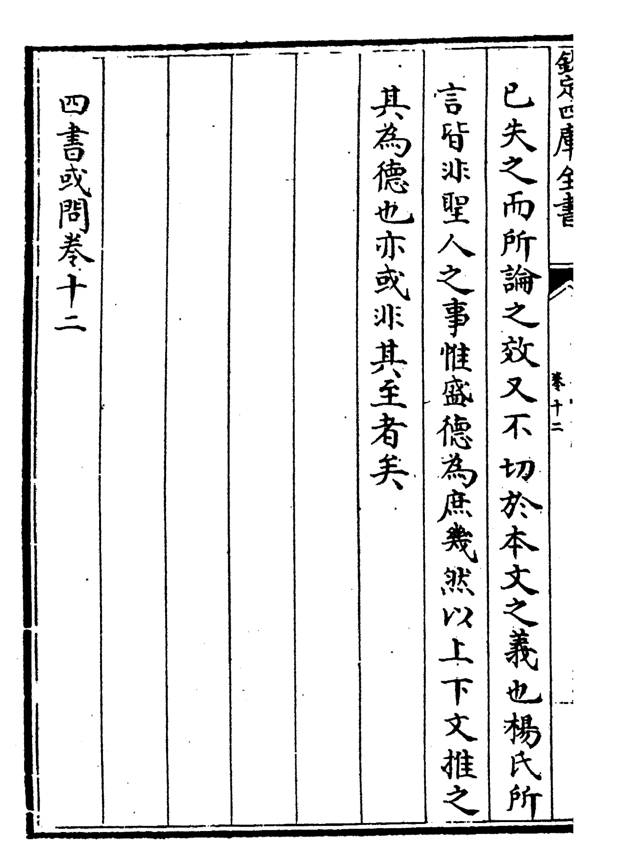
令不擇其所當出於凡曰鬼神者則舉而一施之其亦誤矣且言交鬼神之誠意則同必有禱而後用之今夫子未嘗禱則又安得以此而言之耶若曰聖人平日自然之誠則又不當對鬼神而言也楊氏合吉凶之論似矣然所謂合吉凶者言聖人之好善惡惡賞善刑淫如鬼神之禍福無不合於理也豈以一己之吉凶為言哉尹氏合用程子之語善矣而加以自求多福之云則非所以語聖人也曰子以禱非病者

所自為而程子以禱為悔過遷善祈神之佑何也曰禱雖臣子之禮而其詞則固述其君父悔過遷善之詞以解謝鬼神之譴怒也夫子初無是也則豈待至此而復有禱哉諸說之外胡張二說亦為得之胡氏曰禱之為禮非正禮也而忠臣孝子切至之情有不可廢者故聖人之立制猶盟詛之類爾然君子不自為也惟君父則可而又必於其鬼焉若非其鬼則是淫祀而已又安取福乎子路所謂上下神祇者殆非大夫之所得禱也以此推之後世祀典之失又豈可勝言哉又曰上下神祇與人一理夫子道參天地誠貫幽顯仰無所愧俯無所怍豈疾病而後禱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少而壯壯而老非日月至焉者其何以知

之張敬夫曰聖人之心天且弗違而况於鬼神乎而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或問三十五章三十六章之說曰程子盡之矣他說皆不能出其規模之内而往往偏主於一事細參考之優劣淺深見矣

或問卒章之說曰程子謝尹之說盡之矣但所謂聖人之時者非是所記程張問答語意尤精至於所以推之則不若前說之善矣范氏以三者為德之脩則非所以語聖人吕氏不言三者之所以然而論其效固



已失之而所論之效又不切於本文之義也楊氏所言皆非聖人之事惟盛德為庶幾然以上下文推之其為德也亦或非其至者矣

四書或問卷十三

宋 朱子 撰

論語

泰伯第八凡二十一章

或問曰何以言三讓之為固讓也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故古注至是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

亦無所據矣曰何以言其讓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讓無揖遜授受之迹人但見其逃去不返而已不知其讓也知其讓者見其讓國而已而不知所以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曰其為至德何也曰讓之為德既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也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為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

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毁髪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耶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毁髪膚而不爲不孝葢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葢不同矣曰逃去可矣何必斷

髮文身哉曰先儒論之多矣蘇氏以為讓國盛德之事也然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亂之所由起故泰伯為此所以使名實俱亡而亂不作也此以利害言之固不足以論聖賢之心而其弟黃門又曰子貢言泰伯端委以治吳則固未嘗斷髮文身也且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哉此引子貢之言則其事固有不可考者然以漢唐二事例之則亦未足以盡

聖賢之心也葢使王季之心但如顯宗玄宗則可若有叔齊之義則亦不能以一朝居矣使泰伯而不有以深自絶焉則亦何必以致國於王季而安其位哉然顯宗玄宗之心其厚薄又自不同也曰程子既曰泰伯知王季文王必能開基成王業矣又曰不必草命使紂賢文王必為三公何也曰此亦推廣假設之辭耳曰謝氏以為泰伯亦能有天下信乎曰泰伯固為至德然恐非文王之倫也使其德業果與文王不

異則太王之欲立季歷乃邪心矣大率此為推本而言楊氏之說得之矣

或問二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范吕亦得之謝氏不就理之云過於高養德之云偏於内楊氏則辭費甚矣

或問三章之說如何曰程子范謝尹氏皆善吕氏所謂得禮者過之而楊氏以啓手足為不虧其體戒慎恐懼為不辱其身則支矣曰其以易簀為死生無變於

已者諸說之所不及不其至乎曰昔晁唐事嘗問此義於程子程子曰禮也晁曰今人蔽於老佛之說則不謂之禮而謂之達矣程子然之不知楊氏於此其果以禮為重乎以達為重乎是未可知也

或問曾子三言其為脩身之驗奈何曰此程伯子尹氏之意也夫不莊不敬則其動容貌也非暴即慢惟恭敬有素則動容貌斯能遠暴慢矣內無誠實則其正顏色也色莊而已惟誠實有素則正顏色斯能近信

矣涵養不熟則其出辭氣也必至鄙倍惟涵養有素則出辭氣斯能遠鄙倍矣曾氏亦以為君子於是持養既久而熟睟面盎背不待設施而自爾也故皆以斯言之此說當矣曰道無精粗本末之間今以籩豆為末節而獨貴乎此何也曰夫謂道無本末者非無本末也有本末而一以貫之之謂也一以貫之而未嘗無本末也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其分守固不同矣故君子所貴貴乎其本而已苟所以本於身者不

足遠邪而去偽則屑屑於儀章器數之末亦何為哉
曰程叔子之說如何曰容貌莊敬則可遠暴慢養於
中而言自順理者得之矣解中所論正顏色出辭氣
二句則與上句之例不同而又各為一說不知其何
故也曰有為此章之說者曰道之所貴有此三事動
容貌以遠暴慢也正顏色以近誠信也出辭氣以遠
鄙倍也動也正也出也閑邪而收放心之術也心少
不存則動之正之出之者誰歟動容貌矜莊以脩之

也心一莊矜則輕忽夷易之態自不形於聲正顏色端儼以莊之也心一端儼則僞妄不情之事自不入於念出辭氣審度以發之也心一審慎則僻違背理之言自不道於口矣子以為何如曰此本謝氏之說也然經文但曰動曰出曰正而已其動之中否正之真偽出之得失皆未可知也所貴者乃在其平日莊敬誠實涵養有素故其動能遠暴慢其正能近信其出能遠鄙倍耳今乃以動為矜莊出為審度則其文

義自無所當又謂一矜莊便能遠暴慢一端儼便能
近信一審度便能遠鄙倍則是其所用其力者止於
揚眉瞬目之際而遽責其有睟面盎背之功吾恐其
無沉浸醲郁之風而未免於浮躁急迫之病也且一
為端儼之色安知其非色莊也耶此又不但文義之
疵而已其始皆自謝氏失之吾不得而不論也曰諸
說如何曰吕氏以為三者皆道之正謝氏亦云三者
皆道者皆非是楊氏說將死而言善者得之但以暴

慢也信也鄙倍也皆為人所以施於已者似亦非是而胡氏所考曾子之事則善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此者二而見於檀弓者一愚嘗考其事之先後竊意此章最先前章次之而易簀之事最在其後乃垂絕時語也當是時也氣息奄奄僅在而聲為律身為度心即理理即心其視死生猶晝夜然夫豈異教生亡幻語不誠不敬者所可彷彿學者誠能盡心於此則可以不惑於彼也

或問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於寡不幾於巧偽以近名乎曰愚嘗聞之於師矣曰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

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非挾其能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謝説意葢如此而洪氏曰吾固能矣然豈不猶有所不能彼固不能矣然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吾固多矣然豈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也是以下問而不以為難亦此意也曰楊氏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夫誰與之校如何曰過矣其言孟子三自反不如顔子之不校信乎曰孟子所言學者反身修

德之事若顔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二者優劣固不待言而喻矣然自學者觀之則隨其所至之深淺而用力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彼而反陷於躐等之失也曰有謂犯而不校非特自反且有包之之意焉有彼之之意焉有愧之之意焉莫非理也其説然乎曰夫犯而不校固不待於自反今曰非特自反則既失之矣且其所謂包之者驕也彼之者狹也愧之者薄也是豈顔子之心哉㒷

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信乎其優入聖域也如何曰即其言足以見三子之氣象亦善也

或問六章楊氏之說然乎曰曾子之稱此正以其非君子不能故設為荅問之辭以審訂之耳且楊氏又何以知此君子之未仁耶此言一立其流之獘將有排死節而賤正直之意非小失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程子至矣但毅字之訓恐或未然說

文以為有決者近之矣謝説如何曰謂顔子弘包其
毅孟子毅勝其弘可也自任以天下之重為任重可
矣然亦未見道遠之意葢此二字曾子已自釋之學
者涵泳其言足以識其氣象正不必別下語也楊氏
分別最為有功而或者病之誤矣但擴大作弘之事
若曰非弘則不能容納之可也尹氏踈矣
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
舞象二十始學禮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如此乃與

教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葢琴瑟塤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諷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泳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葢禮之小者自

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内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酧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髙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精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

馬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曰諸
說如何曰程子備矣然其間亦有踈密緩急之異詳
味而審思焉可也謝氏說亦得之但立禮說諸家多
所未備至於楊氏所謂樂非鐘鼓羽籥者則過矣
或問子謂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
其所以然者何也曰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
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為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
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

未易得聞者而況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程子言之切矣曰呂氏之說如何曰此非聖言之本意然亦頗中近世學者之病矣曰謝氏之說如何曰其意則善矣然謂禮樂法度之外自有覺處則所未安易外以中其庶幾乎曰游氏如何曰此其所謂道者老佛之所謂道而已若吾之所謂道者則豈有搏噬毒螫薄惡之患哉其說之病與前篇同學者審擇可也

或問十章之說如何曰諸說皆善但張呂未通耳胡氏上句小異然亦可取胡氏曰好勇而不疾貧則不肯為亂疾貧而不好勇則不能為亂自古亂民皆其才力出衆而迫於飢寒者也為人上者其可不思制其產厚其生爭枊學者不幸而勇又不幸而貧苟無道以待之自行一不義取非其有日長月滋其不流于亂也幾希矣此又學者所當自警也

或問驕吝之說曰程子至矣諸說不同然皆是足以有警張敬夫論周公事亦善張敬夫曰周公以叔父之尊位上宰握大權勲烈如此其光也而方且握髮吐哺惟恐失天下之賢才思兼三王坐以待旦夫豈有然毫驕吝存于其間哉

或問十二章之説曰此章文意難明諸儒之説不一孔氏范氏以善為穀惟楊氏以穀為禄其以穀為善者下句又皆不同孔氏范氏以為無不得乎善言三年學則必無不得善者誘人以學之意也程子侯尹以為難得乎善言三年學而猶不至乎善則終不足以進於善勉人汲汲於學之意也謝氏引王氏之言則以為三年學而不至乎善明善非易得之物勉學者自强之意也愚按此三説文義皆不甚通惟楊説為

近之但訓釋有未備耳葢不易得者歎美之辭若楊說而易至以志頗足其訓釋以明之則文意曉然矣且上章論疾貧驕吝之失下章記去就出處之方在位謀政之事亦一類也若以穀為善則胡氏之釋為善胡氏曰穀善也成也爾雅曰信善為穀言善之成實也今世方言亦以物之成實者為穀

或問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何也曰此言人當篤於信道而又好學以明乎善然後能守死以善其道也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守死善道言寧死而不為不善

以害其道也曰子所謂更相為用何也曰非篤信則不能好學非守死則無以善道然徒篤信而不能好學徒守死而不足以善道則又君子之所不取也葢能守死者篤信之功而能善道者好學之力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曰諸說如何曰皆得之而程子所論篤信之意尤宜深味

或問十四章范氏之說如何曰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為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耳范氏為人君言故自上而下然其意終不備更當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過於天道乃為備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前後左右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為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胡氏所論亦其一事今附於此胡氏曰東漢季年黨錮禍起潁川杜密去官家居每謁守令多所請托而同郡劉勝亦自蜀還閉户掃軌太守王昱見杜家獨稱季陵清高以感之密謂昱曰劉勝位為大夫

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見惡不論隱情惜已自同寒蟬乃罪人也今密舉志義力行之賢糾違道失節之士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暢不亦萬之一乎豈乃慰服以愚觀之豈從善服義固不可皆若密之為是代豈行事也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大槩如此黨錮諸賢多陷此失可不戒哉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程子以夫子反魯為定公時誤矣又說曾樂既正放棄舊工以兩處文義考之恐亦未然師摯適齊當用張子范氏之說但張子洋洋盈耳之義為未安耳

或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程子二說一以為不與治

一以為不與求諸說雖多皆不出此子之不同何也
曰如前說則有宜為治矣如後說則有宜為得矣今
曰有而不與則愚說雖陋恐或得其文意也楊氏此
章用莊生語語既不倫遂不見其旨意之所在然以
卒章之說參之則葢亦如愚說云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諸說皆得之而程子為尤盡惟天
為大惟堯則之則范氏尹氏為得之楊氏說雖密然
氣象反狹與本文氣象不相似也

或問舜之臣衆矣而獨稱五人何也曰舜之天下所以治者以此五人而已故孟子亦獨稱之他人不得而與也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孔范二説不同如何曰孔氏於文義若不順疑范氏之説得之也曰文王服事商則善矣然以諸侯而有天下之大半得為順乎曰胡氏嘗言之矣胡氏曰孔子稱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蓋文王受命作周大統未集武王嗣為西伯又十一年而紂益不悛於是武王順天應人繼志述事一服戎衣天下大定此文武之實也而論者乃謂文王無意於代紂獨武王行之此考之不詳也夫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既有

其二以加倍之力可取而不取猶北面臣節此周之德所以為至德也言周則文武兼舉矣誠使仲尼有取文貶武之意曷不曰文王之德以白之乎誠使文王無廣周於天下之心曷不專守分地而取其三分之二乎聖人之動莫非天理當文王時商歴未終文王安得而取之及武王時受罪貫盈武王安得而不取向若文王享堯舜之壽則夫三分之一亦不待周師而服矣

或問溝洫之制曰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道使無水旱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曰禹之若是何也曰胡氏嘗論之矣然禹之勤儉乃其常德未必專為是也然其意亦深

矣胡氏曰禹為天子有常奉矣然以鯀功不就而殛死故心常痛之而不忍享其奉也至豐享祀華黻冕則以奉其先也盡力溝洫則以終其事也古之聖人愛其親有深長之思如此然而不棄天下者不敢以一家之私而害天下之公也若王裒嵇紹則終身不仕可也曰孔子之稱之何也曰洪氏蓋有說焉然夫子亦稱其實而已未必真為此也洪氏曰衰周之時禮失其本而奢僭極矣夫子蓋嘗救之然而矯枉又不可以過正也故稱禹為法焉與墨者之宗禹異矣

四書或問卷十三

四書或問卷十四

宋 朱子 撰

論語

子罕第九凡三十章

或問夫子之有罕言何也曰利者義之和也惟合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令也然人當修已以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

多言命則人事不修而反害於命矣仁者性之德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憑虛躐等而反害於仁矣三者皆理之正聖人所不能不言而其憂深慮遠則又不可以多言也故罕言而已言利如易之利建侯利有攸往之類是已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之言皆至矣范氏亦得之而以利為有二則非也蓋利一而已自義為之則君子之為自利為之則小人之事也謝氏疎而不切楊說

亦善但所謂仁則未嘗言者不若程子之說為孔子

但罕言耳豈未嘗言之謂哉所論合而言之道也疑

亦非孟子意

或問二章之旨曰黨人之意程子盡之矣尹氏所謂慕

聖人而不知者亦善范吕以黨人為知聖人者非是

蓋無所成名與無得而名語意之抑揚自不同也但

孔子荅辭如程子說則亦微著黨人之不知已者恐

亦未安但作自言吾將何執御之意乃安爾蓋嘗執

御即能鄙事之意也楊氏以為黨人不知孔子有一以貫之者詳黨人語意所疑未遽及此執御成名亦與子非多學之意不同

或問三章之說曰程子范尹得之

或問聖人從容中道而有所絶有所毋何也曰絶非屏絶之絶蓋曰毋之盡云爾毋無古葢通用故論語作毋而史記作無然經傳多以無為有無之稱毋為禁止之辭則當以史記為正曰四者之說其詳奈何曰

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葢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而我復生意循環不窮也曰程子之說固皆有深旨矣獨所謂學者之始須絶四者何也曰此本言聖人之事而程子以為學者亦所當勉也張子以為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其說亦然耳曰諸說如何曰張子前四

條皆善而所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謂天理一貫則無四者之鑿其旨尤精范氏意者己之私也以下及呂楊說皆得之

或問五章之說曰孔氏馬氏舊說蓋以將喪未喪相因而為已決之辭也精義諸說則以為相對而未定之辭也從馬氏則後死者乃孔子之自名從程子則後死者當從吳氏為後我而死者言我若當死則後人不得與聞斯道我若未當死則匡人無奈我何也然

以文義推之恐當如孔氏馬氏之說七篇三十二章已詳言之矣曰程子聖人自做著天之說如何曰以文義考之則固不然以理而言則亦謂夫與天為一而不覺其言之若此則可以為聖人有心以天自處而為是言則不可讀者不當以辭害意可也

或問何以言太宰或吳或宋也曰當時惟二國有是官也鄭氏以為吳而邢疏曰左傳魯哀公會於槖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辭焉子貢又嘗適吳

此鄭氏所據也洪氏曰宋太宰也列子稱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宋商後又都商丘是也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故兩存之但列子多寓言恐或不足據耳曰舊說訓將為大今以為殆何也曰此蘇氏說也將固有訓大者然與此書前後文體不類故從蘇氏說耳曰諸說如何曰諸說皆得之而范氏為長但論孔子自謂多能處語有未備尹氏謂所以為君子者在明道而不在於多能故太宰疑夫子果聖則不應多

能如此者亦非是太宰豈知此理正以多能為聖耳尹氏蓋以己之心言之而未嘗以太宰之心觀之也然旣曰聖人則其多能必矣如尹氏說亦有所偏也

或問無知之說曰張子之過則程子言之矣然程子之說於文義亦不甚通也惟以為謙辭則無二者之嫌矣空空蓋指鄙夫而言張子以為無知之意文意隔絶恐不然也范尹蓋從程子謝意亦然楊氏獨從張子無知之說而以空空屬之鄙夫蓋欲附其有挾之

說耳似亦非是

或問八章之說曰諸說不相遠但謝氏之說原於柳子貞符之論聖人於天人相與之際恐不若是其恝然也

或問九章之說曰古注得之范氏祖其說但謂所以教民之云者非聖人自然中禮之謂楊氏以凡此皆自盡而非為人者亦得之但謂所以廣愛敬者復與此語相戾耳至曰於瞽者非以其不見而加敬焉者似

失之過葢如其說則聖人愛敬之誠心何適不然何獨於此三者而然耶尹氏所謂不欺其不見者亦非是夫見之必作過之必趨葢實加敬焉非但不欺而已葢不欺之名由有欺而後得聖人心本無欺則其作其趨固未有不欺之意也

或問顔子之歎諸家之説如何曰程子至矣但章首四言正是顔子見得聖人之道真實高妙而苦未端的處而程子以瞻在前忽在後為過不及恐其未然而

約字之義未安則前已辨之矣得此義理一條尤為卓絕然讀者亦當深造以道而自得之一毫之差則入於老佛之門矣張子之說亦精但其辭艱與當熟味之乃可曉耳高明博厚言博也中言約也亦以知要而言也其論極大止中亦然范氏之說詳備正當呂氏竭才而進以下失之矣且又以此章首尾皆為善誘之事亦非也所謂善誘但博文約禮二事而已謝氏謂求於所性之中似亦贅語夫天下之事莫非

所性之内者故聖人謂學但有為已為人之異而無性内性外之殊也呉氏之言有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此言得之矣謝氏又以張子正容謹節之學為外面威儀非禮之本故其學無傳之者此亦不然考諸程子之言則正取其以禮教人使人有所據守其所病者乃在於清虚一大之云使人向别處走耳謝氏之言大率未免好高之弊也楊氏所立卓爾一句未安他皆得之侯説

博約二字甚善諸家所不及自顔子自得下則有不可曉者矣豈以博文為感通天下之故而脫守邪此外則胡說最為完備但歸功聖人一句未安葢此非有所歸功但叙其所學之本末而歎其未能遽至聖人之地耳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范楊最善謝氏所原子路之意亦得之矣則胡氏言之為詳今附於此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事而得復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禄故也孔子

初未嘗知為臣之事而曰吾誰欺者引咎歸己以深責子路也或曰如使夫子疾病不閒非禮之臣遂以奉終豈不仰累聖德乎曰夫子倘至大故耳目所接有異必遂正之矣聖人病則不能無若其方寸決不以病而懵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范說至矣但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足與有為一句非此之意耳謝氏道大不容之論蓋原於史記亦其好高之過若楊氏所謂取賤之道則君子初不為此而後不行也況聖人乎侯氏說亦得之

或問九夷之說曰邢以為九夷蓋玄菟樂浪高驪之屬而胡氏亦曰君子指箕子也箕子居於遼東九夷之地其教條風俗至漢猶存夫子之時又當純固此說蓋出於班固然恐非聖人之本意也若洪氏則又以書有淮夷徐戎蓋徐州莒魯之間有東夷雜居中國者亦未詳孰是也諸說如何曰程子所謂所居則化何陋之有者聖人之事也今精義失此語張子所謂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者學者之事也范尹雜之兩失

其旨矣明道秉彛之説則已論之於第五篇矣

或問十四章之説曰范謝游失之楊侯尹得之其詳則洪氏又言之矣洪氏曰季札觀樂以小雅為周衰以大雅為文王蓋以正變為大小也是時王迹息而詩亡其存者繆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

或問十五章之説曰程子之意精矣但失不以何有於我為聖人之謙辭耳范楊亦然謝氏則過矣

或問川上之歎程子所謂純亦不已者其果聖人之本

意乎曰程子之言非以為聖人之意本如是也亦曰非其心之如是則無以見天理之如是耳其曰其要只在慎獨者何也曰言人欲體此道者當如此也蓋道無時而不然惟慎其獨則可以無所間斷而不虧真體曰諸說如何曰范謝尹氏之說皆述其所聞者而互有得失楊氏不逝之說則老佛之云非聖人之意矣曰荀子稱孔子見大水必觀焉而孟子論仲尼亟稱於水特取有本之意其與此意有以異乎曰此

未必一時之言也然孟子之言推其極則亦程子意矣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胡氏詳矣胡氏曰好德而好色是好德而未能深也不好色而不好德焉則其不好色亦何所就也是故色者人之所好好而難踈德亦人所同好好而難親知其病而痛樂之不使稂莠得害嘉穀則志氣清明而獨立乎萬物之表矣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其論吾止吾往者皆不得其說楊氏進止在我之云則得其文義矣而於其大旨乃反失之惟胡氏為盡善耳胡氏曰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求曰非不恱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吾止者也其進其止皆非他人所能與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范氏得之吕說未安謝說不異葢又以不惰為領受之意也亦失之矣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止特謂惰而不進耳諸說以此為聖人之極致以上下章意考之恐不然也然張子之言自為一義亦不可不深玩耳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范侯尹氏得之謝氏疎矣楊氏

乃為苗生義而以孟子宋人之譬言之其支甚矣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曰范呂尹氏得之楊氏聖人與人為善又恐其怠而止之說亦有功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范謝楊氏得之而楊氏為尤密胡氏本韓文公宋貫之蘓氏之說又別一意然亦可觀胡氏曰法言者伊尹所謂逆於汝心者也理不可拒故勉而從之然以其逆心也故能改革者鮮矣巽言者伊尹所謂遜於汝志者是也情無所牿故甘而悅之然以其遜志也故能尋繹者鮮矣改則法言為有功不繹則巽言為無取此身之修壞國之治亂之所由也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侯氏得之楊氏遠矣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范呂尹氏說皆得之但范氏恥不若人疾惡之心之語未安謝氏之意亦佳但不忘其初幾於小成二語不知其所謂後段語意亦偏學者不見可欲未嘗不加存養豈必求見可欲然後用其力邪楊氏以不忮不求為修德之事而又曰非所以進於日新則其語自反矣夫修德而不能日新則亦何貴於修德也邪曾氏以為子路尚志而忘物惟

其不恥敝衣故能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此意亦善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范謝得之謝說舊本有欲學者

必周於德一句最能發明此章之意後本削之不識

其何意也

或問二十八章之說曰程子楊氏至矣而程子論權非

反經之意則非先儒所及也然原先儒之為是說葢

由以下章合於此章而有唐棣偏反之云遂誤以為

此說耳夫章句之差初若小失而其說之弊遂至於此章句之學其亦豈可忽哉程子雖知先儒之失而未及究所以失者乃在於此故論此章之意雖得之深而不免於通下章以為說也諸家論權皆主程子之說而謝氏為尤密然皆并下章為說故皆有所不通惟范氏始正分章之失而其所辨夫反經者則亦未知其所以失之之端也曰程子范氏諸說似皆以為稱二物而舍輕取重之意謝氏則為稱一物而

進退以權平者也今以諸家皆祖程說而謝尤密何邪曰諸家之說固疑於稱二物而舍輕取重矣而范氏之說為詳今請以其所别堯舜之說論之葢天下者物也與賢與子者分兩之所在也當堯舜之時以權加諸與子則天下重與子輕而其權仰矣然加諸與賢而属之四岳臯陶則未足以勝天下之重而未免於仰也故必歸之舜禹而後適得其平焉此范氏不盡之意而諸家之所同也其於謝氏之說亦何異

哉

或問三十章之說曰其意則程子難易之說盡之矣其文義則凡係於上章者皆失之而范氏亦未為得也曰或以小雅棠棣之一章而夫子所删而不取者也信乎曰不然也按爾雅棠棣棣唐棣栘則小雅之棠棣與此章之唐棣非一物矣且彼詩文義屬連無刊削之迹必為所删則未知以此為彼之第幾章乎考之無證而驗之不合且又非大義之所存也亦何必

曲為之說而強通之耶曰子何以偏為翩也曰非獨晉史為然也角弓之詩固有翩其反矣之句矣而漢武之賦所謂偏何姗姗其來遲說者以姗姗為行貌則亦以翩為偏字也

乾隆御覽之寶

四書或問卷十四